



回忆普罗科菲耶夫

〔苏〕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等著

1257

人民音乐出版社

С. И. ШЛИФШТЕЙН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 С. С. ПРОКОФЬЕВЕ
本书根据苏联音乐出版社1961年版翻译出版

回忆普罗科菲耶夫

〔苏〕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等著
杨 洸 仲 文 郝一星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延庆延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0千文字 7.25印张
1990年9月北京第1版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45册
ISBN 7-103-00583-4/J·584 定价: 4.45元

原编者的话

本书汇集了苏联音乐界、文化界著名人士以及熟悉普罗科菲耶夫生平各时期活动的一些人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多半是在这位作曲家逝世后不久写成的，体现了普罗科菲耶夫作为艺术家和人的风貌，表达了他对艺术的严格要求，对创作劳动的积极态度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

天才的魅力不仅使那些与普罗科菲耶夫在创作工作上有过接触的音乐家和音乐剧工作者们受到普罗科菲耶夫的吸引；他的朋友中间还有不少作家、画家、演员、医生、棋手等等。为了使每一位回忆者能够表述自己与普罗科菲耶夫交往和接触其创作过程中得到的印象，我们对文章不作任何修改，即便其内容和通行的评价和观点有所分歧。

本书虽然未能代表普罗科菲耶夫生平行述的全貌，但就目前能收集到的同时代人的回忆而言，已经为了解其生活、创作和个性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根据。

谢·伊·席里夫什坦

目 次

原编者的话	席里夫什坦
回忆普罗科菲耶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普罗科菲耶娃(1)
乙普罗科菲耶夫	莫罗辽夫(12)
回忆普罗科菲耶夫和他的双亲	莫罗辽娃(17)
回忆普罗科菲耶夫	格里艾尔(23)
关于普罗科菲耶夫	门德尔松-普罗科菲耶娃(48)
普罗科菲耶夫	肖斯塔科维奇(70)
略谈普罗科菲耶夫	哈恰图良(75)
回忆普罗科菲耶夫	卡巴列夫斯基(82)
与普罗科菲耶夫会面	符拉索夫(105)
舞剧杰作的作者	乌兰诺娃(111)
作曲家兼演奏家(谈普罗科菲耶夫 的创作和钢琴风格)	涅高兹(118)
珍贵和难忘的往事(回忆普罗科菲耶夫)	奥伊斯特拉赫(128)
伟大的同胞	吉列尔斯(134)
谈普罗科菲耶夫	里赫特(136)
同普罗科菲耶夫的几次会见	罗斯特洛波维奇(154)
他善于服从时代	爱伦堡(164)
童话《彼得与狼》是怎样写成的	萨 茨(165)
创作才能的“保险箱”	拉弗罗夫斯基(175)

回忆普罗科菲耶夫	伏尔斯基(189)
象棋手普罗科菲耶夫	包特温尼克(202)
纪念普罗科菲耶夫	波波娃等(204)
普罗科菲耶夫略传	斯库京纳(210)

回忆普罗科菲耶夫的 童年和少年时代

玛·格·普罗科菲耶娃

我想回忆和记述的，主要是我儿子童年时期的一些实际情况，以说明他音乐才能的早期流露。当时的环境对这种才能的发展十分有利。他的父亲毕业于莫斯科彼得洛夫学院，是农艺学者，热衷于科学和艺术。他自己并不弹琴，可却十分爱好音乐，总是协助支持我学音乐，后来便以全部钱财促进儿子的音乐发展。在那几年里，我埋头苦练钢琴。每年冬季，我都离开农村到彼得堡或莫斯科去两个月，首先是上音乐课。把我学会的东西弹给老师之后，就在她的指导下学习新的乐曲，然后带着这些经验积累回到乡下，继续我心爱的学习活动。我早晨定时弹琴，有时三岁的小不点儿谢尔古沙就从他的儿童室（离客厅相隔五个房间）跑到我这儿来，穿着小童装，语音不清楚地说：“这个曲子我喜欢。就算是我的吧”。说完重新跑回他的儿童室，继续游戏。有时，当我弹完一首乐曲之后，使我惊奇的是我看到谢辽沙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听我的音乐。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他听了多长时间，我竟没有察觉。我问：“你喜欢这个曲子吗？”他的回答几乎总是坐到我的坐位上开始即兴演奏。小手左右挥动，神气十足，他在创造自己的音乐。这些即兴演奏日复一日，不断完善，以致当他五岁的时候，我对他说：“你知道吗？谢尔古沙，你的音乐比我的音乐更加使我喜爱。

你每天弹的都是新的，而我的已使我厌烦”。

谢辽沙的音乐记忆力非常好。他记熟了我的全部曲目。有时为了测试，我从中间开始弹奏一首乐曲，问他前边是什么，他总是准确地猜了出来。有一天，当我弹完琴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把一张纸交给我，说：“这是我写的肖邦的玛祖卡舞曲。你给我弹一下吧”。我把那张纸放在面前，开始弹一首肖邦的玛祖卡舞曲。他说：“不对，不是那首”。我弹了一首又一首。“不对，都不是那首。你弹我自己写的那首肖邦的玛祖卡舞曲吧”。我说我不能弹奏你写的东西，因为人家都不像你那样写。看到孩子伤心得都要哭了，我不得不指出他记谱上的差异。“你看到了吗，你画的是十条线，小节根本没有隔开，应该是为每一只手画五条线，小节分开”。此后不久，他开始创作小曲，一些是由我、一些是由我的女友记谱的。有回旋曲、圆舞曲和短小的儿歌。

当他满六岁时，我已开始给他讲解基本乐理，此后，他独立谱写了《印度的加勒普舞曲》。那时报纸上刊登了许多印度饥荒的消息。他当然是听到的，并用流行的题材写作。这是他自己记谱的。当时他六岁半。

有一位女友音乐家到我们家作客度夏。我常与她四手联弹。谢辽沙非常喜欢，有时扔掉刚给他带来的玩具，不知不觉地出现在我们身边，听着，看着，眼睛张得大大的。他沉醉于我们的四手联弹，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想写一首四手联弹的进行曲”。我说，给四只手比给两只手难写。“反正我要写出来”。几天之后，他交给我一首C大调四手联弹进行曲，结尾处用了两个八度的级进滑奏，可以说是完成得棒极了，没有吃力。

大约谢辽沙七岁时，我开始与他定期学习音乐。起初每次只进行二十分钟，几个月之后每次半小时，直到他九岁时每节课才进行一小时。什么我也没有给他指定要学什么。在我的监督下弹

完《课堂文库》中的乐曲，对他也就完全足够了。他学得那么容易，理解得又是那么快，以致在开始时使我感到惊讶。有时，在给他一首新的乐曲之前，你会想到，一只手弹三连音另只手弹八分音符对他是否早了点。给他一试，流畅而又轻巧地过去了，用不着教。他的才能总是使我惊讶，而我关心的主要是保持他对音乐的爱。所以我从来不迫使他弹琴超过规定的时间。他有供课外弹奏的一些单本乐谱。这些东西他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和怎样弹都行。我是根据斯特里勃尔、车尔尼、冯·阿尔卡的《课堂文库》教他的，不过我只选用最优美的乐曲，我关心的主要还是加强他对音乐的爱。

从最初开始，他的视奏能力就非常好。到九岁时，他用另一个调重弹练习曲。练习曲要用五种调弹过之后才算完。同时还要断定用哪种调更美。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用谱上所写的那个调更优美。我再说一遍，什么也没学，什么也没死记硬背，只不过是弹过了。这要大量的乐谱。有时预订了《课堂文库》第二或第三级的乐谱，从中选出最美的，然后又得订购其它文库中同样程度的乐谱。到九岁，他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简易奏鸣曲，当着听众的面演奏或即兴表演他从不怯场。但从小他就不能容忍对他的演奏漫不经心，如果你把他放在坐位上弹琴，那你就得听着。不然就不弹了。

谢辽沙七岁时，我和丈夫带他去了莫斯科，让他看看歌剧。当然，最好是让他看那部音乐为他所熟悉的歌剧。《浮士德》是他看的、听的和迷恋的第一部歌剧。他看得极认真，什么细节都没放过。剧结束后他问我：“你注意到这个吗？你注意到那个吗？”我说：“没有，我没注意到这个。”——“可我都注意到了”。

这次旅行间，他还看了《伊戈尔王》和《睡美人》。总之戏剧给谢辽沙留下强烈的印象。回到乡下之后，他对我说：“我想写一部

自己的歌剧”。——“你怎么能写歌剧呢？说些你办不到的事有什么用”。——“你会看到的。会看到的”。我们就是这样谈的，谈话似乎到此结束。至少我是忘却了。谢辽沙可不是那种把想做或打算做的事忘却的人。他开始写歌剧了：编写诗歌体的歌剧脚本，用他的儿童打字机打印出来就着手谱曲。他总是东忙西忙的，一会儿画画，一会儿谱曲，一会儿为他想出来的游戏用大纸糊东西，我没有仔细观察，那时他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时期给他请了一位十六岁的法国保姆。我不会请什么教员的，因为我自己总是在看管他，我需要的是给他找一个参加他全部游戏和学习的伙伴，她要给谢辽沙以法语实用的知识，我曾教过他一些，所以很容易就开始了掌握法语；三个月左右之后就已经能自由用法语讲话和阅读了。

去莫斯科旅行后不久，我记不准了，至多不过三、四个月吧，谢辽沙走到我跟前，倒背着手说：“妈，你说我写不了歌剧。可我写出来了”。说着他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我。我读道：“《巨人》，三幕歌剧，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作”。我没有陷入沉醉——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位未来的作曲家，因为总是怕先高兴而后来失望，我最惊异的是他什么时候和怎样竟然写成了。

歌剧《巨人》写了三幕六场。剧情是这样：巨人想要抢走年轻姑娘乌斯齐尼娅，在第一幕中姑娘在坐着读书。突然巨人出现，姑娘急忙躲避。巨人穷追不舍。过路的两个年轻人闻声跑上舞台，抽出武器。乌斯齐尼娅晕倒，巨人潜逃。年轻人临走时不慎掉下名片。乌斯齐尼娅苏醒过来，发现他们的名片，决定明天给他们写信致谢。

第二场。乌斯齐尼娅写信，去邮局发信。她不在家时巨人来了，没找到她，就唱道：“她在哪里？我要吃掉她”。巨人没找到乌斯齐尼娅，快快离去。乌斯齐尼娅回来了，接着青年人到来，她

感谢他们的帮助。这时巨人走过，高声跺脚。乌斯齐尼娅听到这种声音又晕了过去。年轻人使她恢复知觉后悄悄离去。

第二幕，在森林中。一位青年谢尔盖耶夫决心跟踪巨人。这时巨人走过，唱道：“我是王中之王”。谢尔盖耶夫听到了，决定向国王报告这一切并请派兵缉拿巨人。

第五场向国王报告：巨人出现，抢劫妇女，自封为王中之王。国王允许派兵捉拿巨人。

第六场：军队在进行曲的乐声下走过。谢尔盖耶夫和叶果罗夫跟在部队中。交战中叶果罗夫受伤，许多人被打死。谢尔盖耶夫帮助受伤的叶果罗夫。余部溃逃。

最后一场，第七场里巨人定要战胜国王。在那个严峻君主制的岁月里，家中的大人不赞成这样写。少年作曲家对这一检查不满，也不同意改写为国王与巨人讲和。

这部歌剧的所有人物都取自生活。他们都是佣人的孩子，都是他一起玩耍的同龄人。巨人的角色由一个成年人扮演。第一幕是由作者的表兄弟和表妹在钢琴伴奏下演出的。谢辽沙那么激动，以致我以为他病了。他的样子完全失常。如此强烈的感受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了的。不过在他身上，一个舞台创造者觉醒了，他开始设想各种不同的演出。在幻想中是没有缺欠的。一切都进行得迅速而又简单。想好了某一表演之后，他就把剧的内容告诉自己的伙伴。他们明白了真象之后，要用自己的语言活跃在舞台上。他们演得自然而又生动。

每一个星期天都演新剧。清早就挂出海报：剧名、剧中人、扮演者姓名，都是用彩色铅笔画的，色彩鲜艳。从旁走过不可能看不到。显然，艺术指导把全部心思都投入了虚构之中。为了这一天，通常要准备一周。小保姆参加全部活动，可以说是着了迷。我呢，完全允许动用演出所需要的一切。从库房里搬出了旧的帽

子、衣服、灯罩。如果要演一个扑向猎人的熊，大夏天也得把皮衣从箱子里翻出来，还有一些类似的事；把皮大衣反穿，戴上相应的面具（它们整是一打），就出现了可怕的野兽。弄纸糊个月亮的圆形，后面装上灯；砍点树枝，搬几盆夹竹桃就成了森林。一桶水倒入另一桶中就是瀑布。当然，有时流到外边，淌了一地，不过对这样的细节小保姆满不在乎，她已完全陶醉在剧中。军用品就多极了：头盔、带穗肩章、儿童佩剑、匕首和勋章。用烧焦的软木画眉毛和胡须。这大大改变了孩子们的面貌，使他们变得威武英俊。演出主要是在夏季，这时学龄儿童放暑假。

谢辽沙十一岁时，给他请了一位作曲老师拉·格里艾尔，现在是著名作曲家，当时他刚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孩子们的演出、构思、演技使他惊奇。他更为认真地看待这些，仿佛看到了谢辽沙的前程。

把格里艾尔介绍给我们的是塔涅耶夫，他真诚地关心谢辽沙的音乐才能。当塔涅耶夫第一次看到谢辽沙这个十岁孩子的作品时，他说必须开始向他正确地传授和声学。不然，少年作曲家就会沾染上错误，以后难改。在谢辽沙考入音乐学院之前，有三个冬季，塔涅耶夫关注谢辽沙的作品。现在我还记得我和谢辽沙一起去拜访和蔼可亲的塔涅耶夫的情景。他单身，由一位老保姆操持家务。全部陈设散发着一种不寻常的、非凡的气味，大量的乐谱和书籍，这里与世隔绝，清静，加上主人亲切的嗓音使人产生胆怯的印象，好像我们走进了庙宇。“让我们看看，谢辽申卡，您写了什么？”谢辽沙不慌不忙，打开硬纸夹，拿出了厚厚的大本。塔涅耶夫说：“很好，现在您弹一弹这个”。钢琴前坐着发胖的、年高望重的塔涅耶夫和瘦小的谢辽沙。他们弹着，讨论着，之后塔涅耶夫问道：“以后您打算写什么呢？”——“我想给军乐队写一首进行曲。我认识一位上校，他答应由他的乐队演奏它”。塔涅耶夫

惊讶地问道：“军乐队用的进行曲？我从来没写过。您将怎样谱写呢？”——“我询问过他们都有些什么乐器，就这样写”。——“我能不能帮助您呢？我这里有一份军队进行曲的总谱。您把它带到乡下去，明年还回”。

除了这份总谱之外，塔涅耶夫还借给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总谱，提了许多有益的劝告。临别他总是对我说着同样的一句话：“珍惜您儿子的能力”。

我想起这句话，总是满怀感激之情，只要用得上的地方，我总按这句话行事。

格里艾尔像塔涅耶夫一样对谢辽沙和蔼可亲。他很从容、详尽地教小作曲家，学业进展迅速。他们每天上课两小时。一小时和声，一小时钢琴。我把自己学生的钢琴课让给了格里艾尔，我完全信服他的优势，他刚从音乐学院毕业，他的态度和蔼，不会使学生厌弃功课的。不过在谢辽沙夏季跟格里艾尔学习之后，他必定还得由我来教，所以上钢琴课时我都坐在那里，以便了解老师的要求，我的指导不与他的要求冲突。

跟格里艾尔的理论学习是以通讯的形式继续的。谢辽沙做完作业就寄发出去。格里艾尔改完就寄回来。冬季，圣诞节之后，我带谢辽沙去莫斯科，又恢复上课。这样有两年，直到他考入音乐学院。

格里艾尔小提琴拉得很好，这给我们全家带来巨大的乐趣。在夏季静悄悄的夜晚，他让谢辽沙坐在钢琴前，他拿起小提琴，他们一起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一听到这声音，全家都跑到客厅，坐下来欣赏这优美的音乐。有时来了客人，他们请格里艾尔即兴演奏。许多不接近音乐界的人只能在书本里读到作曲家能够即兴演奏。

格里艾尔从不拒绝。坐下来就即兴表演，完了之后就对谢辽

沙说：“现在你弹自己的即兴曲吧”。谢辽沙从容不迫，坐在他身旁就即兴演奏。弹得差一些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那演奏时的自信。可以看得出，少年作曲家感到自己有能力用声音表达他的感情，并且表达出来了。

总之，格里艾尔到我们家来，对谢辽沙的音乐发展起了十分良好的影响。他为人真诚，学识渊博，心地善良，他使学习成为乐趣，使谢辽沙依恋他，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与格里艾尔会面，同他谈论新写的作品，总是使人快乐的事。应该说，作为一位优秀的教师，格里艾尔非常了解不能轻视儿童的兴趣，因而对他学生的玩具和游戏也给予应有的关心。

谢辽沙有一大堆玩具，他最喜欢的是杜仲胶制的娃娃，他把它称作“主人”。他总是带着这位“主人”去莫斯科和彼得堡。在车厢中，“主人”一定要坐在窗台上，要看到一切，例如，什么车站，从一站到另一站多少里，火车以什么速度行驶。所有这一切在回家之后，“主人”必须与谢辽沙一起记录下来。谢辽沙谱曲时，“主人”总是坐在谱架上听着。关于它，谢辽沙写过一篇无尽头的长诗，约有九百五十页。

有一次，谢辽沙到达莫斯科向他的老师格里艾尔问安之后，把他的“主人”也掏了出来，格里艾尔还对它盛情欢迎。临行之前，给“主人”缝了一套新装。谢辽沙跟我商量怎样把“主人”打扮得漂亮一些。“你知道，谢辽日契卡，你的‘主人’很丑，给它穿得越奇怪越好”。由于长年玩耍，当时娃娃已残破不全，但谢辽沙无论如何不肯与它分手。

另一件谢辽沙喜爱的玩具就是黑熊米什卡，那是他已经在音乐学院上学时人家送他的。我有一个习惯，把谢辽沙的不知为什么失去他兴趣的那些玩具送人。可是对米什卡，他却给我下了一道命令：永远不要把它送给任何人。直到今天，米什卡还坐在彼

得堡的沙发上，守卫着谢辽沙的书房。它看管得好吗？……

在谢辽沙所有的儿童游戏中，最亲密的参加者是他的法国保姆、罗勃兰小姐。这是一位瘦小的巴黎姑娘，十六岁。她温厚天真。她的智力发展还没超过谢辽沙。她跟谢辽沙玩总是一句俄语也不讲，很快就教会了他讲法语。灵巧的玩具使她极感兴趣，她和谢辽沙一样，玩得欣喜若狂。有时到了流泪和争吵的地步。于是我和丈夫决定，买玩具也给罗勃兰小姐一份，以免发生争执和纠纷。当我雇用她时，她怕下乡，怕寂寞。我事先告诉她，我们那儿娱乐不多，“我们有马可骑，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教您音乐”。这使她终于乐意上我们这儿来。我每天认真地教她一小时音乐，没想到她的知识会对谢辽沙有用。谢辽沙谱写了那么多乐曲，而且写得又是那么潦草，他的手稿必须抄写。这就给罗勃兰小姐的音乐知识派上了用场。当谢辽沙到我或他父亲那儿学习的时候，罗勃兰小姐就坐下来抄谱。在谱上总是有小鬼、小脸蛋和各式各样设置障碍的符号。这标志着应该去问问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要反复这四小节，然后接下去”。她写得非常漂亮，不过还是赶不上谢辽沙。她在我们家住了两年之后，我决定给谢辽沙找一位德国保姆。遗憾的是她们一个不如一个，丝毫也不利于跟她们学点什么。

抄谱的事，行不通了。于是我对谢辽沙说：“你看，没人抄写了。现在你自己应该写得漂亮，别画什么小鬼了”。他明白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于是开始写得准确、清楚、漂亮了。有一次，我们去拜访塔涅耶夫。谢辽沙拿出了他的新作品，似乎是一部交响曲。塔涅耶夫说：“这很好，不过我想看看您的底稿”。谢辽沙端庄地答道：“这就是我的底稿”。直到今天谢辽沙写的乐谱还是漂亮、准确。

在《巨人》之后，谢辽沙开始写歌剧《在荒岛上》。构思庞大，

歌剧没有完成。只写出了三场。后来，在格里艾尔给谢辽沙讲配器法的时候，在他的指导下，给这部歌剧中的暴风雨那场进行了配器。在写过大量小型作品之后，谢辽沙从格里艾尔的课上获得了曲式的概念，开始写《无言歌》。这些歌写作用了足有两指厚的活页本。进入音乐学院之前他写了60首。此外，在格里艾尔的指导下，他用普希金的词写了〔歌剧〕《瘟疫流行时的筵宴》，之后写了一部交响曲并配了器。

谢辽沙十二岁那年冬天，他结识了女诗人芙谢尔科娃娅—吉里什捷特。她对谢辽沙的音乐才能、对他的歌剧写作很感兴趣，决定把拉莫特—富凯的《温迪娜》以话剧的形式译出，以便谢辽沙谱写歌剧。他们相互倾慕。第一幕译出后就交给谢辽沙谱曲。他写了并且配了器。可是第二年冬天相见时，女诗人与少年作曲家之间发生了分歧：女诗人连一行译文也不肯割舍，而作曲家则说，用如此冗长的话剧没法谱曲。于是女诗人决定把她的译文作为文学作品而不是为了歌剧继续译下去。不过，她开玩笑说她感谢谢辽沙，是他激发了她从事这一译著。

下 象 棋

谢辽沙七岁的时候，他的堂兄、工学院学生从彼得堡来我们家小住，他给谢辽沙讲解了怎样下象棋，教会了记录棋局。谢辽沙很喜欢下棋。他又教会了他的同龄人和与他游戏的伙伴们下棋。如谢辽沙、斯捷尼亚、瓦夏和在谢辽沙各种游戏和戏剧演出等等活动中乐于协助他的、头脑机灵的女仆玛尔福莎。法国小姐来了之后，谢辽沙使她成为下棋的对手。总之，成立了一个象棋小组。下得不怎么样，但是都下。家里有张照片记录了坐在棋盘前的全体参加者。我们彼得堡有一位熟人，是俱乐部的棋手，听说谢辽

沙会下棋，就想和这个九岁的棋手对局，他让谢辽沙先走几步还是赢了，不过他给谢辽沙讲解了如何下“盲棋”，赠送给谢辽沙一本《象棋指南》。谢辽沙如获至宝，回家后就开始认真研究棋艺。他跟格里艾尔下还是输了。他锻炼了下“盲棋”的技巧，可是熟悉的大夫们不主张进行这种练习，因为这对他这样的少年过于紧张了。所以禁止他使用此种方式。当谢尔盖精通德语时，已十二岁了，他请求给他订一份德国象棋杂志，父母当然乐意办理。没有一期的棋谱是没演试过的，都记住了，写在笔记本里。他对象棋的爱日益加深，至今不衰。

1922年6月10日于埃塔尔

回忆普罗科菲耶夫

瓦·米·莫罗辽夫

从我初次见到普罗科菲耶夫，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是那一天，直到最小的细节，都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仿佛就是昨天的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那时还只是“谢辽沙”。他在彼得堡音乐学院上学，只有夏天才和他母亲玛丽亚·格里高里耶夫娜回到巴赫穆特县松佐夫卡村，他的父亲谢尔盖·阿列克塞耶维奇在这个村里管理松采夫的庄园。我作为地段兽医多次到过松佐夫卡村，那是我的管段，早在1905年冬季我就与谢尔盖·阿列克塞耶维奇相识了。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他那不在身边的儿子的事，讲了他儿子对音乐的迷恋和想当作曲家的志向。我非常想见见这个谢辽沙，因为我本人就很喜欢音乐，过去在喀山学过音乐，会弹钢琴。

1905年夏季，有一次，我到松佐夫卡村去，当我们到普罗科菲耶夫家门前时，我们的四轮马车被十来个年龄不等的踩高跷的男孩包围了。我的车夫喊道：“喂，淘气鬼，惊了马，看吧，黑马耳朵压了”。孩子们只是哈哈大笑，还是踩着高跷围着车转个不停。突然其中的一个问我：“您是上我们家来的吗？”——“您大概就是谢辽沙吧？”——“是……喂，小伙子们，从高跷上下来吧，今天不踩了”。——“谢辽沙，看来您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啊，这都是我的朋友”。

正如后来谢尔盖·阿列克塞耶维奇所讲的那样，谢辽沙在孩